



流浪的 電影放映師

文／蕭福松 圖／編輯部

現代人很難想像古早時代，大人小孩拿著板凳在空地廣場看露天電影的情景。5、60年代，有電視機的人家寥寥可數，電影院也只有大都市和比較熱鬧的鄉鎮才有，鄉下地方別說沒電影院，連電影海報也沒看過。在那個什麼都缺，唯獨小孩不缺的年代，小朋友除了彈弓、玻璃珠、青蛙、泥鰍、貓狗牛羊外，幾無休閒娛樂可言，最大的盼望，就是偶爾能在廟前廣場看一場露天放映的電影。

只要一聽說廟前廣場有人要放映放電影，便爭相走告，儼然是地方大事。不待太陽下山，有的小孩便一手提著板凳、一手端著碗，搶占有利位置，邊扒飯邊看著工作人員架布幕、拉電纜，那種充滿期待的心情，足以讓小孩興奮老半天。

電影都是黑白片，有卡通、有劇情片，當看到好人有好報、壞人自食惡果，或英雄反敗為勝、正義得以伸張時，小朋友便興奮地拍手叫好。電影結束後，小朋友還

捨不得離開，看著工作人員收拾機具，有時也會上前幫忙，一方面是感謝他們的辛勞；一方面也希望他們能常常來放映電影。在偏鄉地方，看露天電影是小朋友最夢寐以求的事，放映師更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。

民國 70 年代臺灣經濟正起飛，人民生活漸有改善，但偏鄉民衆仍無緣接觸新的影視文化，遑論後山的臺東。當時的臺灣省政府新聞處便撥贈縣府一台 16 釐米電影放映機，巡迴偏遠鄉鎮放映電影。我當時是新聞股科員，放映電影工作自然落在我身上，以前都是看人放映電影；現在換我要放映電影給人看，蠻有趣的。

小賴司機是我的得力幫手，開車之外也負責幫運、架設器材，二人合作愉快。白天，我照常上班，發新聞稿處理公事，

下午 4 點準時出發，臺東地形狹長，到偏遠鄉鎮動輒 5、60 公里以上，得提早出發好布置場地。那個時間點也頗麻煩，吃晚餐嫌早，不吃又怕挨餓，只好買包子、饅頭或泡麵方便充飢，就整裝出發了。

小賴很天才，在車頂裝了支大喇叭，車子一進入山區便大聲放送音樂，倒為寧靜的鄉村部落帶來歡樂氣氛，看到有人好奇觀看，小賴趁機廣播，歡迎大家晚上準時到某某地方觀賞電影。小賴以前演過布袋戲，會演怪老子、哈麥二齒，怪腔怪調常引得村民哈哈大笑。

我們到山區部落通常都快接近黃昏了，第一個要務就是找電源，只要找到電源就安了一半的心，放電影就沒問題。每次進入山區，仰望一座座高聳的輸電塔，就打從心裡佩服台電的工程人員，他們不辭艱辛翻山越嶺、跋山涉水，深入偏遠山區架設高壓電塔、電線桿，讓偏遠山區民衆因有電力供應，讓生活變得更方便、更





有品質，南橫公路沿線的初來、霧鹿、利稻、啞口都是受惠者。

車子才進入部落，小朋友先圍攏過來，好奇問：「你們是電影公司嗎？」，「不是」，「是電力公司嗎？」，「也不是」，「那你們是哪裡來？」，總要費番唇舌解釋。接下來又問：「晚上要放什麼電影？」、「好看嗎？」，我們的回答千遍一律，「當然好看，歡迎觀賞！」。

事實上，新聞處給我們的只有 2 部電影：一部是講鄉野故事的古裝片「鄉野奇譚」，一部是成龍老婆林鳳嬌主演的「一個女工的故事」，外加一些政令宣導短片，這就是我們全部的家當。

操作放映機簡單，架設布幕就不容易，還好村民都很熱心，會幫我們釘樁、固定繩索，平常無風情況下，很快就能架設好，萬一碰到山上風大，就得找更多人手來幫忙。有時電影放映到一半，一陣怪風把布幕吹歪了，電影中人物當然也變得嘴歪眼斜。通常都是一陣驚呼，接下來是一陣的哄堂大笑，然後就聽到大人吆喝：「快點幫忙把布幕固定好，正好看哩！」，這時候，我就先停機，等布幕固定好之後，倒帶再放一次，換來的是一陣喝采。

電影放映久了，連台詞都會背、歌也會唱了，有時不小心隨著劇情脫口而出，



常引來詫異的眼光，趕緊住嘴。電影通常都在晚上 9 點結束，等收拾完器材回程，時間都晚了。我和小賴輪流開車返回市區，一路說說笑笑，自嘲是流浪電影放映師，更像行走江湖賣膏藥的王祿仔仙。

巡迴放映電影期間，我們跑遍臺東所有山地部落，蘭嶼也不例外，但不是開車去，而是搭飛機去。好笑的是，飛機才降落，機場就因天候不好關閉了，這下可好，注定要留下來多待幾天。

被困在蘭嶼那幾天，天天下雨，我們在鄉公所協助下，蘭嶼、椰油、紅頭、東

清 4 個村輪流跑。這是蘭嶼鄉民第一次看電影，大人小孩都興致勃勃滿懷期待。放映地點在活動中心，外頭下著大雨，裡面卻擠滿人，熱鬧滾滾，一部看完還不過癮，央求再放一部。我心想，蘭嶼鄉親難得看電影，而外頭又下著大雨，索性好人做到底，讓他們看個過癮，宣導片看完看武俠片，武俠片看完看愛情片。

電影放映結束後，大人小孩依依不捨離開，還不忘跟我們道謝，我們也揮手致意。看看時間，乖乖，都晚上 11 點 10 分了，還好明天不用上班。 